

# 鄉土食與臺灣料理

講座日期：104年8月1日

主講人：曾品滄（中研院臺史所助研究員）

「臺灣料理」一詞出現於日治初期，原是殖民統治者用來指稱在殖民地臺灣所享用的本地宴席菜，像酒樓中常出現的八寶鴨、五柳居、清湯魚翅、什錦火鍋等，因其原就是具南方特色的中國式菜肴，有時也稱「支那料理」。到日治中期，若干餐館業者像江山樓、蓬萊閣等，為增加料理內涵、滿足顧客對新奇口味的追求，紛紛前往中國延聘京、川、粵菜廚師前來主炊。這種融合中國各地方口味菜肴的作法，雖使本地餐館的菜肴更豐富且多變化，卻也使得「臺灣料理」的形象趨於模糊，究竟何為「臺灣料理」，漸受質疑。

對此，蓬萊閣或江山樓等主事者提出：「『臺灣料理』雖源自於中國，但已包含北京、四川、廣東和福建的因子而自成一格。」民族主義者或來自殖民母國的日本觀光客，則依其個別的動機和體驗，對臺灣料理確認出「來自中國的料理，但較清淡，符合本島人口味」的初步輪廓。

到日治末期，受戰爭期間食物匱乏，以及地方文化運動影響，貼近本地風土的鄉土食漸受到重視。所謂「鄉土食」，是指具歷史傳統的地方性食物料理，像是家常菜，或鄉村居民烹調具地方特色的「庄腳菜」等。許多文化人或知識分子，像王

瑞城、池田敏雄、黃清連、國分直一等，在《民俗臺灣》等雜誌報刊中，調查、紀錄、書寫原不受重視的家常菜或鄉村料理，闡述其對臺灣人的價值與意義，使臺灣的鄉土食有了文本化的契機。



▲山水亭廣告。

另一方面，王井泉、王瑞城等也以「純臺灣菜館」為號召，在大稻埕成立「山水亭」菜館，除提供紅燜魚翅、掛爐全鴨、佛跳牆、脆皮雞、鳳尾蝦等與中國料理相似或相同的宴席菜外，也加入許多臺灣人熟悉的小吃、點心，如刈包、雞腳凍等。更重要的是，也將臺灣許多鄉土食的原料或調理方式，如空心菜、茼蒿、菠菜、筍乾及各種醃漬品等，大量使用在宴席菜中，試圖以這些富含臺灣人日

常經驗的元素，體現臺灣人的生活意識和情感，確認「臺灣料理」的本土性。「山水亭」不僅因王井泉熱心文藝而成了當時全島文化人士的重要聯絡基地、文藝沙龍，也因其具特色的餐點，而被認為是臺灣最具聲譽的臺灣料理店。

隨著戰爭結束、政權遞變，「山水亭」逐漸沒落，其標榜的臺灣料理也在中國餐館大舉入臺後，逐漸銷聲匿跡，但這些文化人在搶救調查、記述鄉土食時所留下大量的文獻資料，無疑成了當今理解臺灣飲食文化發展最重要資產，「山水亭」對於「臺灣料理」的詮釋與建構方式，亦是當代形塑「新臺灣料理」極具參考價值的寶貴經驗。☞

主講人：游勝冠  
（國立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系教授）  
講座時間：104年9月12日

# 臺灣文學研究的兩道緊箍咒：民族主義與近代化肯定論

民族主義與近代化肯定論兩種價值取向，深刻影響戰後臺灣文學的研究。民族主義主要作用在日治時期臺灣文學的詮釋，先是左、右翼的中國民族主義，臺灣民族主義則繼踵在後，在一樣的歷史基礎之上，搬演出截然不同的國族認同戲碼。近代化肯定論是臺灣民族主義的一種變種，這兩種研究上的價值取向到底遮蔽了多少歷史事實，需要我們好好的清理。

戰後國民黨政府的中國民族主義主導意識形態，如何將日治時期的臺灣歷史扭

曲為想要回歸祖國的抗日史，近來已經得到學界很多反思，然而這種民族主義的幽靈仍繼續糾纏研究者的思考，尤其是日治時期漢文學的研究特別嚴重。漢文學研究在這種史觀的主導下，發展出一套不證自明的推論邏輯：只要使用的是漢文，寫的是漢詩文，談論的是漢學、儒教，不管內容是什麼，承載什麼意識形態，因為這個傳統源自中國、漢文化，所以就等同於對中國、漢民族的認同。

其中，廖一瑾「文人之抗日自甲午至

光復始終不停的進行著。文人以萬鈞筆力，表達心中之不滿……，而各地之知識分子為保存中國傳統文化，乃：設立私塾、成立詩社激發民族意識」的論調，可說是民族主義史觀對日治時期漢文學最為經典的表述。廖一瑾以「反抗」這樣未經驗證的前提，概括整個日治時期漢文學的創作取向，或假設當時的臺灣文人都有「與生俱來」的民族意識，與「未忍漢學末墜，提倡詩學，以宣揚國粹」的文化意識，來詮釋「殖民下詩社之所以還能林立」這類應該放在更為複雜的殖民地文化、政治情境來思考、辨析的歷史問題。

至於「近代化肯定論」，即藍迪（Ashis Nandy）所謂的「新世俗等級制」。這套文野二元對立的世界觀，被殖民者用來合理化他們對被殖民者的駕馭，日本殖民主義也是套用這種邏輯合理化其對臺灣

的殖民統治，劣敗者理當受優勝者統治，臺灣之所以被殖民，是不文明臺灣自己的責任。日本殖民教育養成的新知識分子，也將這套文明開化邏輯內化為世界觀，他們在二〇年代所推動的文化啟蒙運動，就是自己先在野蠻的位置上就定位，經由近代化的自我啟蒙，以提升自身文明位階的解放行動。

然而，這是一套將臺灣人綁死在「被殖民、被支配」位置上的邏輯，臺灣人再怎麼提升自己的近代化程度，變得再怎麼文明，也不會得到日本殖民者的承認。戰後，這套殖民主義邏輯在美援的現代化意識形態上借屍還魂，繼續支配著戰後知識分子的世界觀，日本化、中國化、西化，成為阻礙臺灣文學本土化、在地化進步與進化的絆腳石，臺灣文學唯一能走的道路只有不斷近代化、現代化。☞